

宗教和无神论问题

宗教和無神論問題

彼·費·科洛尼茨基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目 錄

一	科学与宗教世界觀的对立·····	I
二	辯証唯物主义是徹底的无神論的理論基础·····	18
三	馬克思列宁主义論宗教的社会根源·····	34
四	現代宗教形式的产生及其階級实質·····	43
五	宗教的道德和共产主义的道德的对立·····	55
六	宗教是人們意識中最頑强的过去的殘余之一·····	65
七	克服宗教的途徑·····	76

一 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对立

科学和宗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概念。这是两个完全对立的世界观，它們互相对立像光明和黑暗、真理和虚伪的一样。人类知識的全部历史是科学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的不可調和的斗争的历史。任何一种調和科学和宗教的企圖，必然就是伪造科学，歪曲科学。

科学和宗教在 worldview 的基本观点上，在解决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还是永恒存在的問題上就是对立的。正像恩格斯指出的，这个問題是哲学的基本問題——思維对存在的关系、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問題的邏輯的繼續。任何人只要他認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他就会站在科学的立場上，并且会得出結論：世界从来不是什么人創造的，它从来就是存在着的，而且将永远存在着，它既不可創造，也不可消灭。相反地，誰要是認為思維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他就会站在反科学的立場上，并且必然会承認世界是有开端的，世界是上帝創造的。

宗教是唯心主义 worldview 的最粗魯的、最原始的形式。在唯心主义和宗教之間沒有本質的區別。它們的區別只在于：唯心主义采取伪装的哲学的形式宣揚信仰上帝，而宗教則采取粗魯的赤裸裸的形式。

宗教的形式很多，但它們的實質只有一个：信仰上帝，信仰超自然的东西。从任何宗教的观点看来，除了我們可以看到的自然界以外，还有一个超自然的世界。这个超自然的世界是什么呢？誰也不知道。宗教的傳教士和辯护人武断說，我們是不能認識这个超自然的世界的，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世界的确是怎样的。

但是他們自己却講了許多关于这个世界的情形，詳細地描写了这个世界，他們用这个世界的快乐去誘惑“正直的人”，用这个世界的无穷的苦难去恐吓“有罪的人”。既然他們自己說人类的智慧不能認識世界，那末他們又是从哪里得到关于这个世界的这样詳細的材料呢？原来他們是通过先知从上帝哪里得来的。譬如，举一个例子來說，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聖經”中写道，有一位先知摩西，有一次爬到很高的西奈山上，他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偶而听到的声音，就成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父和信徒宣傳的关于彼岸世界的許多材料的来源。

我們不来考察宗教学說的詳細材料。这些材料是絲毫没有什么意思的，而且对我們來說一点用处也沒有。我們只是在科学无神主义宣傳工作必需的范围內才提到这些材料。現在要指出的只是这种学說的主要特征，即指出这种学說不仅和科学材料不相容，而且也是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健全的理智抵触的。

✓ 列宁写道，宗教总是寄生在模糊不清的、尚未得到解釋的問題上的。

✓ 換句話說，宗教总是鑽空子利用科学当中的困难，它首先在科学还不發达的地方为自己寻找地盘。許多世紀以来，宗教利用了科学还没有解决的世界觀上的一些重要問題：我們的地球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形成的？地球上的生命从哪里来的？它是怎样产生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是怎样产生的？科学还远不能立即回答所有这些問題。什么地方科学力量薄弱，宗教就在那里囂張起来。

科学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不是从头脑中臆造出来的。为了得出某一个結論，科学需要事实、需要証明、需要經驗材料等等。为了回答地球、生命、人的起源等等問題，科学需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必須指出，科学現在还有而且永远会有一些問題由于实

实际科学材料不足而得不到解决。

至于谈到宗教，那末它从来也没有什么没有解决的问题。与科学相反，宗教的特点在于：它不需要任何事实，不需要任何值得信任的材料和证据。它的“真理”就是臆造。为了获得这样的“真理”，不需要很多东西。宗教一点也不费事地可以回答任何问题。比方说，它对世界从哪里来的和怎样产生的问题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它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上帝创造的。伟大的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说过，当一个神学家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只要学会背诵这句话就可以当神学家：“上帝这样创造的”。这是对存在的一切问题的回答。

当然，宗教很难说明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它用什么东西创造世界的？但并难不倒宗教。它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说，这不是我们的智慧所能认识到的，说我们的微不足道的理性是没有能力认识创世主的业绩的，最好是不要考虑这方面的事情。显然，这样回答问题，并不需要很多智慧。尤其是，为了满足于这种哲学，最好是完全不要什么智慧而成为一个十足的糊涂虫。

关于我们生活着的世界的起源和结构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特别是太阳系的起源和结构的问题，从来都是宗教寄生的场所。教父说，关于上帝存在的结论是不需要证明的，是明明白白的。只要睁开眼睛，立刻就会证实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无限的智慧。他们说，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存在就是上帝存在的不可推翻的证明。

当然，当科学还没有产生和人们的经验还很有限的时候，这种逻辑像铁的逻辑似的在沒有基本常识的人们中间产生了效果。但是早在古代，当科学还没有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任何材料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打破了这种逻辑的根据。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推翻了这种逻辑的基本立场，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凭什么要说我们周围的世界

界需要造物主呢？为什么不可以設想世界是永恆存在的、从来也不是什么人創造的呢？泰勒士、赫拉克利特、德謨克利特、卢克莱茨、伊壁鳩魯就是这样的哲学家。还在他們以前，在古代印度和古代中国也有过这样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还没有科学材料，但是已經得出結論：世界虽然是永恆变化的，但也是永恆存在的。

关于世界是不可創造、不可消灭的，它不需要任何造物主，它本身是永恆存在的結論，还在沒有科学材料时就自然而然得出来了。只要一个人有健全理智，不受宗教的毒害，就能得出这样的結論。

那么，宗教又是憑什么武断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呢？宗教利用了人們难以理解世界从来没有开端、世界既沒有开端也沒有終結这一点。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都是有限的东西，他們根据自己的經驗，習慣于看到一切东西都是有开始和終結的。在世界上看不到既无始又无終的永恆存在的東西、物体和事件等等。一切东西和現象無論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有限的。

这一点不能不給整个世界观打下烙印。特別当人們的抽象思維能力沒有發展的时候，人們是很难放棄用来观察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現象的尺度的。永恆性和无限性越出了一般的思維的框框。宗教馬上在这里鑽空子，它說，自然界不是永恆存在的，从上帝創造的一天起总共約七千五百年。这样，一切疑難立刻都解除了，我們用不着为了无限性去伤脑筋了。

但是这不过是拿人們的思想極端懶惰来鑽空子的一种欺騙而已。事实上，关于上帝創造世界的說法顛倒了我們关于事物的次序的一切的概念和表象；不仅如此，这种說法是完全違反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的，一点也沒有使我們避开世界的无限性和永恆性的思想。即使是違反健全的理智，同意世界是上帝創造的，还是一模一

样，因为世界并不会因此就不再是永恒的了。只要我們的头脑有一点思維能力，我們就不能不問：在上帝創造世界以前有过什么东西呢？

大家知道，宗教武斷說，上帝是用虛无創造了世界，所以，在上帝創造世界以前什么都沒有。好吧，就算是这样吧，但是，又产生了問題：第一，这个“虛无”又該怎样理解呢？它是什么？第二，它是从哪里来？它存在多久了？宗教或者是拒絕回答这些問題，借口說这超出人們理智的範圍，这只有上帝的理性才能达到，或者試圖作某种回答說，在創造世界以前是充滿一片黑暗和虛空，主永世飄翔在天空当中。但是，第一，黑暗和虛空不是虛无，这也是一种东西；第二，既然这种东西是永远存在的，那末关于世界是有开端的和它是用虛空創造的神話又何所指呢？事实上这些神話仍然原封未动地保留了世界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問題，它只是把这一問題弄糊塗了。結果是：上帝創造世界的思想甚至在使我們避开世界的永恒性的思想方面都是絲毫不管用的。宗教提出仿佛先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不能理解的、不可捉摸的“虛无”来代替我們看得到的、我們能理解的自然界，并且自以为这样就解決問題了。宗教把事情想像成这样：理解某种“虛无”的永恒性要比理解自然界的永恒性来得容易些和自然些。

宗教的整个基础是輕信和極端的无知。因此它的一切教义首先是要人們（信徒）喪失正常的理智，喪失他們的批判思維的能力，然后强迫他們接受一切最荒謬的思想和觀念。宗教對我們周圍世界的現象的解釋、它對世界觀問題的解決只能滿足有眼睛，但是什麼也看不見，有理性，但是不按照它本來的职能去利用它的人們。

与宗教相反，科学教导說，世界是永恒存在的，不需要什麼世界精神、上帝、造物主。当然，这不是說，世界从来就是像我們今

天所知道的那样的。太陽、恆星、行星、包括我們的地球在內——这一切曾經有一个时期是不存在的，也像它将来总有一天会不存在一样。但是这一切不是从虛无中产生的，而是从以前的物質状态中产生的，将来也一样，这一切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而是变成另一种东西，变成以后的物質状态。

譬如，根据苏联科学家科学院士施米特的理論，地球，也和太陽系的其他行星一样，是由大量的星际物質的塵埃粒子形成的。星际物質同样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从熾热的云雾塊中产生的。熾热的云雾塊同样有它的始源。現在科学还不知道，熾热的云雾塊存在以前是什么，但不能說科学将来不会知道这一点，这涉及到远古的过去的历史。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熾热的云雾塊不是从虛无中产生的，而是从某种以前的物質状态中产生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現象都不是从“虛无”而总是从什么东西中产生的。科学和实践已經有了足够的材料来論証这个結論。

还在18世紀中叶，俄国的偉大科学家罗蒙諾索夫就發現了运动和物質守恒定律。这个定律在19世紀迈尔和朱尔所發現的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和論証。根据这个定律，任何物体在轉化时，它的每一个原子都不会白白地消失，正像每一个原子都不能从虛无中产生一样。比方說，如果我們点燃一支普通的蜡燭，那么，我們只能使它变成另一些物体：一部分变成烟，一部分变成灰，一部分变成液体和蒸汽。上述实验表明，已形成的物体在物質的数量方面完全和未燃烧过的蜡燭相等。这种轉化的結果，任何东西都沒有无影无踪地消失，也像任何东西都沒有从新产生一样。毫无例外，一种物体和現象轉化为另一种物体和現象都是这样的。恩格斯称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为自然界的絕對定律。

現在，在生产技术方面已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經驗告訴我

們，生产技术有不断完善的无限可能性。只要指出原子能被广泛地利用和应用在生产上的可能性，就足以想像现代技术的力量和它在最近将来的前景了。但是，不管技术水平怎样，决不能認為从虛无中、不要适当的材料就可以生产出任何东西来。

用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的事業，对于剛剛产生神从虛无中創造世界的宗教神話的时代來說，比起神的虛构看来并不是較小的奇迹。但是，为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的事業并不是奇迹，而是自然現象，它不是建立在破坏自然規律的基础上，而是以自然規律为根据的。能量守恒和轉化定律是其中的一个規律，从这个定律应当得出的結論是：不管运动着的物質的各种形态和状态互相轉化的可能性是多么无限——物質是不可創造不可消灭的。至于說到神从虛无中創造世界和世界将来会毁灭的神話，那末它是以任意破坏自然規律为前提的，因此，它永远只能是神話。

✓ 关于世界在空間上的无限性的問題的解决也是这样的。

唯心主义和宗教从来都是武断說，世界是受天地界限限制的。这种观点开始于当天文学还没有产生的时候，那时人們根据表面的观察来描繪世界。世界是一个地平面，它上面复盖着天体的蒼穹，并被固定在蒼穹上的星球——太陽、月亮、恆星所照耀。随着天文学的产生和發展，宗教的保护者借助唯心主义哲学家作了适当的迁就，对自己的世界觀作了某些修改。然而，这些观点的实質仍然只有一个：世界好像在空間上既有自己的开端，也有自己的終結。

但是，在世界之外是什么东西呢？

提出这个問題就可以立刻把所謂世界在空間上是有限的断言的全部荒謬性完全暴露出来。是的，当时宗教曾企圖对这一問題作出某种答复，比方說，有过这一类的神話：据說地国的柱子支架在三条鯨魚身上，而鯨魚又在水里游动等等。但是，第一，这和回答所

提出的問題毫無關係，這只是一種非常幼稚和笨拙的遁辭；第二，從天文學的最初萌芽一開始出現時候起，只有那種選擇故意欺騙和無恥地利用人們的極端無知作為自己的職業的人，才會宣傳這種神話。

現在，每一個小學生都知道，地球——這是一個球，是沒有任何特殊的天體的。天——這是宇宙的無限空間，在那里有許多許多大小不同的物體在運動着。同時，無論是太陽還是地球，在這些物體中間都不佔據什麼特殊地位。地球和其他八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一起圍繞太陽運轉。太陽、地球和其他行星圍繞我們的星系即銀河系的中心運轉。地球的體積小於大多數已知的天體，比方說，地球差不多等於木星的一千三百分之一，等於太陽的一百三十萬分之一，比起其他許多星體來還要小得多。

現代天文學借助於超度望遠鏡，窺察到可以說是不可想象的，像無限一樣的距离。

大家知道，從太陽到地球的距离是一億五千萬公里。在四——五百年以前，這種距离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這個距离跟地球和其他最遠的天體的距离比較起來，又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拿光速每秒鐘三十萬公里來計算，光從太陽射到地球要八分鐘，那麼，從星體到地球，就要幾萬年。而這還只是地球到包括太陽系的銀河系的星球的距离。如果拿最新的望遠鏡已經看得到的其他大星系來說，那麼，從它們到地球的距离就要按十幾億光年來計算。

難道這還不足以証實唯一可能的和自然的結論嗎？這個結論就是：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時間上，宇宙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開端和終結。

應當指出，物質不僅在廣度上，而且在深度上都是無限的。人

們常常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世界：所有比我們大的東西是大的，所有比我們小的東西是小的。可是，這些概念是相對的。世界在小的方面和在大的方面一樣，也是無限的。微觀世界的粒子之間的極微小的距離，就它的規模（粒子本身的體積）來說，和天體之間的極大的距離一樣，也是“大的”。科學對物質的認識，無論在深度上和廣度上都是無限的。不久以前，大家只知道原子是物質的最小的粒子。現在大家知道有比原子小許多倍的非常小的粒子：質子、中子、電子、正電子、介子、中微子、光子，它們和原子一樣，也是不滅的。

由此可見，無論是健全的思維或是豐富的科學材料，都不可避免地得出結論：物質無論在空間上和時間上都是無限的。不管在理解世界的無限性時會有多少困難，但是這終究是可以做到的。世界是有開端和終結的——這是胡說，是謬論；這即使是利用毫無約束的宗教幻想也是絕不能理解的。

世界上除了運動著的物質以外，沒有任何東西，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東西。一切沒有包括在物質概念里的東西，客觀上是不存在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的。物質沒有給任何超物質的東西，換句話說，給超自然的東西留下任何地盤。上帝、鬼怪、天使、魔鬼、妖魔鬼怪等等——所有這些僅僅存在於幻想中，並且是現實世界在人們頭腦中的歪曲的、虛幻的反映的產物。

這就是科學的結論，這些結論不是以臆造為基礎，而是以準確的材料，不可推翻的事實為基礎的。

如果科學是說明世界，那麼宗教只是使世界模糊不清而已。宗教的全套聰明歸結為用另一個更不清楚的問題來代替一個不清楚的問題，並且認為這樣做以後一切就都清楚了。神學家們認為，只要說一聲上帝，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早在18世紀法國無神主義者

霍尔巴赫就这样机智地講过：宗教的計謀可以归結为，如果你坐在黑暗中，如果你感到光亮不够，那么，你就把最后一支腊燭熄灭吧。这就是宗教的全部智慧，就是宗教用来解决一切問題的指導原則。

但这种原則和科学的基本原則是完全对立的。

关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問題也是宗教經常借以寄生的一个大問題。宗教在这里鑽的空子，就是科学还未發达到人工地从非生物制造出生物，还不能用人工复制出千百万年期间实现的过程。宗教抓住这一点坚持說，生物只是由于上帝的創造才能够产生，才产生出来的。但是，宗教是用什么东西来証明自己的这个論断的呢？什么也沒有。它作出这些論断，好象这些論断是不言而喻的，是无須証明的。生命是复杂的現象。但是，难道“宣布”生命是上帝創造的以后，生命就更清楚了嗎？說生物是由非生物产生的，对于宗教說来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說生物是由上帝創造的，那就清清楚楚了，連想都用不着想一下了。但是，这不过是指望別人輕易受騙和思想極端懶惰而已。

科学老早証明生物界和非生物界有同样的物質基础。生物有机体和无机界都是由同一些化学元素构成的，不同的只是在于这些化学元素的結構和質量上不同的化合。这說明了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統一性、說明了生物界和非生物界之間是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沟的。尽管科学还不能够人工地从非生物中制造出生物，但科学已經証明这个任务是能够解决的，并且不久即将解决。科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可辯駁地証明，生命不外是蛋白体存在的形式，它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自然界的过去的整个發展过程給生命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在很长时期里逐漸形成了碳和自然界其他元素氫、氧、氮的日益复杂的化学化合物。結果形成了蛋白質，由此形成了生命的最簡

单的前細胞的形式，然后形成了細胞，由細胞逐漸形成了有机体，形成了居住在我們这个行星上的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

像解决其他問題一样，科学并不是一下子就解决生命的起源問題的。它必須要作很多工作，克服很多困难。这里現在还有許多問題沒有解决。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生命像地球上的一切物体一样，是自然界本身創造的，是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对于这一点我們不准备專門講述；我們的任务不在这里，这是“科学論地球上生命的起源”的專題的任务。对于我們來說，重要的是科学早已确定和証明了的結論：生命是最平常的自然現象，在生命的起源里並沒有任何奇怪的东西，生物由非生物中产生出来，有感觉的东西由沒有感觉的东西产生出来的，能够思維的东西是由不能够思維的东西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解釋生命的起源时，根本不需求助于关于上帝的思想。因为，第一，关于上帝的思想在这里不但不能解决任何問題，反而把問題更加弄糊涂了；第二，沒有上帝，一切問題照样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像在自然界的其他一切方面一样，在这里上帝根本无事可做。任何人都需要无事的上帝，因而关于上帝存在的思想也就是沒有意义的了。

✓ 最后，宗教一向利用来鑽空子的問題是世界观中的極重要的問題——人的起源問題。

宗教从来都是把人看成特殊的生物，是和其他整个生物界（包括高等动物在內）毫无任何联系的。在宗教看来，人与自然界、与动物相同的一点只在于人的軀体和生理結構。但是，宗教認為，这些东西对人說来并不是使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东西，是完全无关重要的东西。人是有理性的生物，是特殊的本質即靈魂的体现者，靈魂使人不是和自然界联在一起，而是和上帝联在一起，因为理性和靈魂是天賦的，是人身上的某种神的本原。

实际上，人是从动物、从类人猿产生的，类人猿又是动物界长期发展的结果。人和高等动物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会思想，而在于他会劳动，生产劳动工具，并且利用劳动工具生产生活资料。人并不是从外面、从上帝那里获得人类的理性和思维，而是在人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由于在劳动过程中积极影响自然界而获得的。马克思写道，人影响和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本性，获得了并且日益发展了自己的理性。恩格斯写道，人的理性是与他学会改变自然界成正比例发展起来的。

为了挽救对上帝的信仰，宗教的辩护人把科学观点描绘成歪曲的形式，这是为了反过来嘲笑科学观点的所谓“荒谬性”。特别是他们把事情描写成这样：仿佛科学断定，生物界是一下子就从非生物界产生出来的，而且是以现成的形式，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生物界的形式出现的。至于说到人，那么，科学对于人的起源问题的看法，仿佛科学认为某一天猴子生下了人。他们虚构出这一派胡言，把教徒看成是愚蠢透顶的人，是为了使教徒当宗教的俘虏，迫使教徒相信生命和人的意识都是上帝创造的。

意识，像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一样，并不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并不是以现成的形式从天上掉下来的。意识不是一下子就产生出来的，而是物质长期发展的结果。在人的意识产生以前，物质、自然界经过了长远的发展道路。物质、自然界经过了漫长的时期才逐渐创造了产生生命的必要条件；然后，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产生了有机物的最简单的形式和生命的最初特征；在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最简单的生物、有机体、动物；又在长期进化过程中，这些生物、有机体、动物逐渐复杂化起来，以至产生了高等动物；最后，又在类人猿逐渐变化的基础上，从动物界产生出来了人。这需要几千万、几万万、几十万万年。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物质、自然界

自己自然而然地創造出來的，沒有奇迹、臆造的超自然的力量干涉，沒有上帝。

宗教武斷說，人除了有軀體以外，還有某種特殊的本質——靈魂，靈魂似乎並不依附於身體，不僅如此，靈魂是不死的。軀體死亡了，靈魂在人死以後照舊活着。軀體之所以要死，是因為靈魂離開了軀體。靈魂在人死以後，要就是附在其他的軀體上，在人或其他東西中繼續活下去，要就是遷移到彼岸世界，在那里看人在人間的行為如何，靈魂或者是上天堂，或者是下地獄。

應當指出，唯心主義哲學家所宣傳的謬論在本質上也是和宗教的謬論相同的，他們企圖證明，思想是無須大腦、不依賴於大腦而存在的。特別是馬赫主義者就是這樣的哲學家，列寧在他所著“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曾徹底地揭穿了馬赫主義者，列寧把這種宣傳並保護所謂思想無須大腦而存在的斷言的哲學，一針見血地稱之為無腦哲學。

科學老早就證明，任何不依賴於軀體的特殊的靈魂是沒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人具有意識，具有思維能力。但這種能力不是天賦的，而是自然界、物質本身長期發展的結果。物質的特殊形式——大腦具有思想的能力。大家知道，只要大腦的工作或是與大腦直接聯系的某個器官一遭到破壞，思維過程就會立刻被破壞或中斷，就失去了知覺。

偉大的蘇聯學者巴甫洛夫的發現特別清楚地証實了思想無須大腦的“理論”是荒謬的。他用實驗證明，在我們的大腦中，首先在我們大腦兩半球皮層中所發生的生理過程、物質過程是我們一切心理的、精神的活動的基礎。巴甫洛夫和他的學生所進行的許多次實驗證明，思維過程總是大腦兩半球皮層的許多細胞和中心之間的複雜的神經束的相互影響引起的，這些神經束的作用是思維過程的必

要的条件。

一句話，沒有生理过程就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心理过程。精神过程、思想，用宗教的話來說，靈魂乃是大腦中所發生的物質过程的結果、屬性和机能。而大腦如像其他一切器官一樣是一個平常的、肉體的器官。誠然，大腦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是具有最複雜的、最完善的組織的物質。但是，在大腦當中絕沒有什麼超物質的東西，或者換句話說，根本沒有超自然的東西。恩格斯寫過，思維，不管它是怎樣超感覺的東西，它總是物質器官即大腦的產物，它是不会脫離這個器官而存在的。

至於說到這個器官的起源，那麼它是和人的其他器官同時產生的。人的大腦跟高等動物的大腦在本質上不同，如像人的一切其他器官和動物的器官不同一樣。人跟動物不同，動物利用自然界現成的果實；人進行勞動，生產物質資料，而主要的是創造勞動工具。正是由於勞動，人才變成了人，才從動物界中分離出來。恩格斯用勞動創造了人這句話表達了這個思想。

可見，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同意這個定義。但是，在這個定義裡面，不單強調了人和動物的區別在於勞動，在於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創造勞動工具的能力，並且還指出，人和動物界之間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動物界、高等動物、類人猿乃是人類起源的發端。同時，事情決不是這樣的：從前曾經有過猿，後來在一個好日子裡，有一隻猿生出了人。科學從來沒有這樣胡說八道過。實際上，科學從來所證明的是另外一回事——從人的祖先到人的產生，有一個非常長的、逐漸的、不易覺察的變化過程，這個變化過程延續了億萬年。而且這裡指的並不是我們在動物園裡看到的猿。這裡指的是現在已經不能看到的類人猿，因為這種猿早就絕迹了。如果我們能夠看到的話，那也是具有改造形式